

缪荃孙致潘祖荫函稿辑释*

颜建华

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《中国近代名人尺牍》^①哀集缪荃孙函札十八通。从函札辑录和物事关联性来考察,当是写给同一人的,即函札抬头所称“夫子大人函丈”。而这个“夫子大人”究竟是谁?据缪荃孙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和缪氏科考履历档案等材料,与缪氏函札往来频繁的有张之洞、潘祖荫、王先谦、杨蓉浦、李文田等^②。而从这些函札所涉及的内容和人物综合考察,“夫子大人”应该指潘祖荫。这些函札写于光绪三年到光绪九年之间^③。但这些信件在业经整理的缪氏著述均未见著录,无疑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:一方面,它可以补正缪氏、潘氏生平,因为这些函札写作时间早于《艺风老人日记》^④,记载了缪氏、潘氏与再同(黄国瑾)、彦侍(姚觐元)、莼客(李慈铭)、杭雪(梁于渭)、廉生(王懿荣)^⑤等人的交游情况;另一方面,这些函稿涉及内容大多是编刻校订书籍、搜讨古物古籍等内容,对我们研究当时金石文物、古籍以及社会文化生活很有参考价值。笔者仔细研读和稽考缪氏、潘氏年谱、日记、稿本、文集、读书记以及相关文献,大致按照写作时间先后,将十八通信札整理笺释如下:

* 此文为本人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(编号:10YJA751098)部分成果之一。

①此书名系笔者所拟,为手稿影印本,出版时间不详。

②据缪氏《日记》和缪荃孙光绪丙子会试硃卷(顾廷龙主编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39册第119~128页,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),他们分别被称为“孝达夫子”、“文勤师”、“长沙师”、“茂名师”、“李顺德”或者“顺德师”等。

③缪荃孙光绪二年中进士后一直到光绪九年潘祖荫丁忧,与其师潘祖荫交往频繁,此后疏阔,所以《艺风堂日记》所载潘祖荫仅五处,远不及张之洞(《艺风堂日记》记载达二百多处),也不及王先谦、李文田、杨蓉浦。

④《艺风老人日记》(以下简称《日记》。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6年。)所记起于光绪十四年(1888),为缪荃孙此后其生活的详细记录,函中提及人物在《日记》中均先后卒去。

⑤均为下面函札中所出现的人物。

《拾遗记》未见,受业近得一《华阳国志》,系钱叔宝^①钞本,呈上。是否真迹,乞鉴定为禱。此上夫子大人函丈。荃孙谨启。

按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中王懿荣与缪荃孙往来函札中多次提及《华阳国志》,如第九通云:“贵同寓章公,必带有《汉书地理志校注》及所印《华阳国志》,佳者肯任值否?”又第十通云:“又得人书,并询《华阳国志》之直”^②。从称谓和语气来看,此时王懿荣还没有中举,当写于光绪五年前。到第五十七通,“《华阳国志》检出奉呈,不稍迟也”^③。这里所说《华阳国志》疑即缪氏所得钞本。此时王懿荣称“门人”,并说因疾未与考差,据王崇焕纂辑《王文敏公年谱》此事发生在光绪十一年^④。因王懿荣是当时古文物收藏大家,他这里询问和求购《华阳国志》很可能均系缪氏所得之《华阳国志》抄本,那么此函有可能写于光绪三年左右。

缪氏对此书珍视,《艺风藏书记》卷四云:“《华阳国志》十卷。明影写宋刊本,卷十上中下三卷俱全,《汉中士女传》亦多出赞词数句,系钱叔宝手钞,校勘精详,字迹古劲,每一展卷,墨香横溢,为云自在龛钞本书中铭心绝品。”^⑤其《日记》提及《华阳国志》、“《华阳国志》逸文”有五处,如《日记》云:“(一九〇八二月)十五日,辛巳,晴。…到馆借《华阳国志》、《苕溪集》回。”又云:“(一八九八年三月)十日,癸巳,大雾。写“《华阳国志》逸文。”^⑥

函中提到的《拾遗记》又名《拾遗录》、《王子年拾遗记》,东晋王嘉所撰的一部志怪小说集,其《日记》有八处谈及,如:“(一九一二年十月)五日,庚申,晴。沅叔送《拾遗记》来。校《拾遗记》五卷”;“(一九一二年十月)六日,辛酉,晴。周少璞来。校《拾遗记》后五卷。”“七日,校钞补《拾遗记》。八日,癸亥,晴。闰枝来。王大均来。校《拾遗录》毕。”^⑦

①函中“钱叔宝”即钱穀(1508-?)明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,字叔宝,号磬室。从文徵明习诗文书画,擅山水、人物。晚年闭户读书,借阅手抄,几于充栋,日夜校勘,至老不衰。抄辑有《续吴都文粹》、《三国类钞》、《长洲志》等。

②均见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第123页,此时王懿荣正在四川。

③函札中王懿荣称“门人”,此函说到王懿荣考差未获,与缪氏同病相怜,张之洞与王懿荣函札提及,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139页。

④刘聿鑫主编《冯惟敏、冯溥、李之芳、田雯、张笃庆、郝懿行、王懿荣年谱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2年,第248页。

⑤缪荃孙《艺风堂藏书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79页。

⑥《日记》第2045、1034页。

⑦《日记》第2767、2768、3073页。

二

书十九册收到,受业校一本呈一本,以便付改,决不向人言及,受业亦畏求代索者。《楚辞》如见佳刻,当留意。夫子大人函丈。荃孙上。

按:此处所说“十九册”书当为潘祖荫交缪氏之书,属缪氏校订。这十九册当是重要的善本书籍。潘祖荫家富藏书,多珍本秘本,有些秘不示人,从一些书镌有“书勿借人”(朱文方印)、“佞宋斋”^①亦可见其端倪,所以潘祖荫逝后,缪氏得潘氏书目抄本而按图索骥,向潘祖年索借宋板书不果,致生龃龉^②。潘氏与缪氏探讨金石古籍函札当很多,如王懿荣与缪荃孙函云:“潘师寄吾师信一函,书十四本,又四夹板,昨日到,谨奉上。”^③因为这里提到留意《楚辞》善本,而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中王懿荣书札云:“《楚词》即黄氏书,……然究竟旧本,必异于常流。”^④此时王懿荣已经联捷成进士,可见此函当作于光绪六年之前。这里说“畏求代索者”,表示出惜借的心理。

函中提到的《楚辞》是缪氏相当器重之书,他尽力搜集不同版刻,专事校讎。《日记》有关《楚辞》记录九处,《艺风藏书记》载记明刻本、明翻刻元本并缀识语,亦可参证。

三

杭雪^⑤自正定来,搜得《唐建永桥记》,为西雍^⑥所未见。近专人入房山^⑦,尚未回也。磁州造象亦有出赵抃叔^⑧录外者,尚未拓全,余皆金元刻

①缪荃孙《云自在龕随笔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179-180页。

②缪氏与潘祖年龃龉之事详见陈慎初和王季烈分别撰《滂喜斋藏书记·序》,陈序见台北广文书局1968年《滂喜斋藏书记》卷首,王季烈序见中华书局2007年《滂喜斋藏书记》卷首。

③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第146页。

④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第132页,署名“门生王懿荣”,而下一封书札说到“门生幸中,特来肃叩。此次房主为陈伯平先生,坐主翁常熟也。”这说的正是王懿荣光绪六年会试联捷之事。

⑤函中“杭雪”即梁于渭(1842-1912,一说1913年)字鸿飞,号杭叔,又号杭雪,广东番禺人。光绪八年顺天乡试副榜,光绪十一年顺天乡试举人,光绪十五年进士。

⑥西雍即沈涛(1792-?),原名尔政,字西雍,号匏庐,浙江嘉兴人。嘉庆十五年举人,官江苏如皋县知县,授福建兴泉永道,未到官,改发江苏,病歿泰州。著有《十经斋文集》十卷、《匏庐诗话》三卷、《交翠轩笔记》四卷、《常山贞石志》等。

⑦正定、房山在当时都属顺天管辖,磁州属广平府,均属畿辅地区。据缪荃孙《艺风老人自撰年谱》,同治十年(1871)五月缪氏到过正定,访碑《开元寺碑》等。

⑧赵抃叔即赵之谦(1829-1884)字益甫,号冷君,改字抃叔,号悲庵,又号无闷,浙江会稽(今绍兴)人,咸丰九年举人。搨叔以篆刻、书画家名世,工诗及骈体文。赵之谦与李慈铭为中表兄弟。

耳。此复夫子大人。荃孙启。

按：此函提及“杭雪”及畿辅拓碑之事，约作于光绪七年前后。缪荃孙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序》云：“丙子成翰林，供职京师。厂肆所谓帖片者不甚贵重，当十钱数百即可购得一纸，而旧拓往往杂出其中……又得打碑人顾城李云从，善于搜访。约潘文勤祖荫师、王芾卿颂蔚户部、梁杭叔于渭礼部、叶鞠裳昌炽编修纠资往拓顺天易州、宣化、定州、真定碑刻，大半前人所未见。即辽刻得一百六十种，其他可知。”^①叶昌炽《语石》亦云：“二十年前，京都士大夫以金石相赏析。江阴缪筱山、瑞安黄仲弢、嘉兴沈子培、番禺梁杭叔，皆为欧赵之学。捐俸醵资，命工访拓。顺天二十四州县以逮完唐诸邑，西至蔚州，东至遵化，北至深定，足迹殆遍。”^②按“二十年前”应当是光绪七年，因为据《〈语石〉自序》知《语石》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。再据番禺石德芬《题梁杭叔山水卷子》“同客宣南阅卅年，冷摊书画渺如烟”诗句原注“己、庚之岁，余官京师，时与君为厂甸之游”^③，可知光绪五六年梁于渭已在京师，亦可参证。

缪荃孙与梁于渭（即《日记》中“杭雪”、“杭叔”）在金石学方面有同嗜，来往颇多。缪氏《日记》与杭雪有关的记载有十七处。如“（一八八八年五月）二十七日，戊寅，晴。入城谢客，晤吴文俊、梁杭雪。”又“（一八九二年八月）三日，戊午，晴。……囑老孟持函觅梁杭雪开单。”^④

函中提及椎拓畿辅正定、房山、磁州一带碑刻文字，当为缪氏在京纂修《顺天府志》时所作。此函中提到的正定、房山、磁州以及下面第五函提到的永平均有金石著录，其中关于正定的有三卷^⑤。缪氏下面第十六函“友人寄来正定石墨十余种”，亦指此而言。据叶昌炽《语石》卷二：“正定，古之常山，河朔之上游、燕赵之通道。访古畿辅，莫先此郡。”^⑥可知正定是金石收藏家关注的热点。另光绪《顺天府志》“金石略”部分为缪氏所撰，缪氏还著有《直隶金石文钞》稿本，其中著录房县碑志甚多^⑦。函札所说的“磁州造象”，在叶昌炽与缪氏往来书札提及：“此间新出，惟磁州高盆生（天平三年）、高翻两碑”^⑧。王懿荣与缪氏函札第四十八通云：“碑客李估许为伯熙致涿、房一带石像，钱去而石不至，亦不见矣”^⑨。

①缪荃孙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卷首，光绪丙午秋刻本。

②叶昌炽，柯昌泗：《语石·语石异同评》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，第71页。

③见汪兆镛《岭南画征略》卷十“梁于渭”条。

④《日记》第31页、480页。

⑤参阅李鸿章、黄彭年等纂修《畿辅通志》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六，光绪十年刻本。

⑥叶昌炽，柯昌泗：《语石·语石异同评》，第71页。

⑦如光绪《顺天府志》卷一百二十八《金石略二》著录“石经山孔雀洞刻佛本行石经并题记”、“杨元宏造般若波罗蜜心经”、“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碑”等均出房山。

⑧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第406页。

⑨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第136页。

函中所云“《唐建永桥记》”当为《唐建永桥碑》^①，考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卷三著录“建永桥碑。正书。永徽四年十二月。在直隶栾城西陈村外树林中”。所谓“西雍所未见”、“出赵搆叔录外者”当指沈涛《常山贞石志》、《畿辅石刻录残稿》和赵之谦《补寰宇访碑录》未及著录之碑刻。

四

顷奉手谕并密行笺二百番，敬谢。杭雪日内患暑疾，前作札招之出，尚未能来也。此请夫子大人钧安。荃孙上言。

按：关于此函写作时间，遍考缪氏《日记》，均未见提及杭雪“患暑疾”之事，因而此事或当早于《日记》所记。从“前作札招之出”推测，这里所述当为缪氏在京师时与潘祖荫、梁于渭等诗酒之会，与前函时间后先。

五

永平^②一带金石从无人访，不知《畿辅新通志》^③有访得者否？受业在川访得碑甚多，大半皆有依傍，或志书，或旧目，从往搜拓，十得七八，若无意遇见，不过数种耳。川中章君^④刻书单呈览，书未来。此复夫子大人函丈。荃孙上言。

按：由函中“不知《畿辅新通志》有访得者否”，知缪氏向潘祖荫讯问畿辅金石碑拓信息。因为缪氏不仅纂成《顺天府志》“金石略”，同时有抄本《直隶金石文钞》。其师潘氏也有同样的著述，据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卷六“（辛卯正月十六日）得梁杏雪书云：为郑庵师编《畿辅金石录》，可写定”^⑤。而这里《畿辅新通志》当为李鸿章、黄彭年等纂修的《畿辅通志》^⑥，可知函札当作于

①《唐建永桥碑》唐高宗永徽四年（653年）十二月立，在今河北赵县（清朝属正定府）蛟河上，清朝已经毁损。参阅河北省栾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《栾城县志》第9页，新华出版社1995年；栾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《栾城县文史资料》总第8辑中相关资料，2005年。

②永平当属卢龙县（今秦皇岛市卢龙县），清朝时，这里仍称永平府，属直隶省。清廷在这里长期驻守重兵，以拱卫京师和保卫皇陵（清东陵），是京东地区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。参阅史为乐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852页。

③按《畿辅通志》清朝有康熙李卫监修本和同治新修本。这里当指李鸿章、黄彭年《畿辅新通志》同治十年开始纂修，光绪十年才完成。

④这里所说章君即章寿康，初名贞，字硕卿，浙江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光绪丁丑（1877年）入都，广收书籍，扬、苏书贾闻风而来，捆百箱至鄂。乙酉，宰嘉鱼，以“玩视民瘼，日以刻书为事”被劾解职，因举所藏金石碑版书板悉售之，遂郁郁以卒。辑刊有《式训堂丛书》，刻竣于光绪十二年（1894），凡三集。

⑤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第195页，台湾学生书局，1964年，第195页。

⑥李鸿章、黄彭年《畿辅新通志》同治十年开始纂修，光绪十年才完成。

光绪十年前。又函中有“川中章君刻书单呈览”，章寿康光绪三年入京，与缪氏同寓永兴寺，网罗善本书籍，同时选择刻印兜售，缪氏亦参与其事，如后函所云寄售《南江札记》就是一例。章氏在四川所刻书，有《式训堂丛书》等多种^①。《式训堂丛书》凡三集，同治年间开始陆续刻印，光绪十二年刻竣。另这里提到永平，亦属畿辅地区，与前函所云缪氏和潘氏等募资请人拓碑之事关联，写作时间大体相当，在光绪七年前后。

函中云“受业在川访得碑甚多”，据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自序》缪氏同治三年因得欧赵拓本，开始对金石碑目感兴趣。在川期间，遍访川地碑目，“每逢阴崖古洞，破庙故城，怀笔舐墨，详悉记录，或手自椎拓，虽及危险之境，甘之如饴”^②。并且于同治十一年入川东道姚彦侍幕府，协助其编纂《四川金石志》等。叶昌炽《语石》亦云：“筱珊未通籍时，从其尊甫游宦蜀中，所至辄以毡腊自随，故所得蜀碑亦最多。”^③亦可补正。

六

夫子大人钧鉴：连日酬应，未能即答，惶悚莫名^④。蜀中新书本少，说部尤稀，《花笺录》亦归昆山矣。受业亦未携来，友人处均罕见。此请著安。受业缪荃孙启。

赐齐刀^⑤拓本收到，敬谢。

按：函中有“赐齐刀拓本收到”。同光时期活跃的著名钱币藏家主要有陈介祺、潘祖荫、王懿荣等^⑥，而且这三人讨论钱币频繁。光绪二年陈介祺与潘祖荫书云：“尊藏既专收三代文字，则秦汉即可从缓，更无论六朝。藏范甫拓，只齐刀二范、宝四六化一范、六化一石范为三代，拓各一，寄鉴。”^⑦但潘祖荫本人没有专门的钱币著述，他这里赠缪氏的可能系陈介祺所藏齐刀拓本^⑧。阅陈介祺

①章氏同治辛未年（1871）开始刻书，多清人著述，有《式训堂丛书》一、二、三集几十种。见《艺风堂文漫存》，台北文哲出版社1973年版，第46-58页。《艺风老人自撰年谱》同治十一年云“与章硕卿刻《皋闻词选》、《绝妙好词笺》……”，可见缪氏与章寿康交往较早。

②缪荃孙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自序》，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卷首，光绪三十二年刊本。

③叶昌炽、柯昌泗《语石·语石异同评》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，第103页。

④旁注“事太多”三字。

⑤“齐刀”泛指战国时齐国所铸刀币。形体较大、厚重。上有三字、四字、五字、六字不等。钱文愈多者数量愈少。

⑥参阅陈介祺《簠斋论陶》（文物出版社2004年）和王贵忱《清末民国时期的钱币学》（载《中国钱币论文集》，中国金融出版社，1985年）等。

⑦陈介祺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（齐鲁书社1991年，第63页）；另吴浩坤等主编《文博研究论集》云：“吴县潘祖荫（伯寅），常与鲍康论钱，以其所藏泉拓装二册，收钱至六朝时为止。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246页。）均可参证。

⑧王绍曾《山东文献书目》，齐鲁书社，1993年，第209页。

《簠斋论陶》，陈氏有关于齐刀的记载在光绪五年前，如光绪三年陈介祺与吴大澄书：“日来刀范、古陶时有所获，拓者相助检点不暇。初拓刀范不易，拓一日夜不过数纸”^①。据潘祖年《潘祖荫年谱》，潘祖荫光绪四年刻印陈介祺《簠斋传古别录》、鲍康《鲍意园手札》，另光绪七年陈介祺说潘氏收藏古器物、金石兴趣大减^②，此函可能作光绪三年到七年左右。

函中“《花笺录》亦归昆山矣”中“昆山”不知何人？有可能系昆山叶氏、顾氏等藏书家，据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卷一云“（丙子）四月十一日。致芾卿（王颂蔚）书，订游海虞欣丈书，取归昆山采访本一稿”^③，两者是否同一人待考。

《花笺录》，又名《片玉山房花笺录》，清孙兆牲撰，为读书笔记，全书二十卷分为二十类，有同治四年景福堂刻本。《花笺录》在缪荃孙《日记》有一处提及：“（癸巳年十二月）十六日，甲子，晴。读《广西碑》，读《花笺录》”^④。

七

《南江札记》^⑤从邵集中抽出重刻，章君函来，欲寄售。迄未寄到也。此复夫子大人函丈。荃孙上言。

按：此函当作于光绪七年或稍后，函中提到的《南江札记》为邵晋涵所作，函中“章君”当即前面第一通函札中的章寿康，此处重刻《南江札记》四卷为章硕卿《式训堂丛书》中的一种^⑥。据《中国丛书综录》^⑦，此书刻于光绪七年。

①陈介祺《簠斋论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27页。

②另据《中国丛书综录》“滂喜斋丛书”，潘氏是年还刻有《陈簠斋丈笔记》一卷，手札一卷。陈介祺《簠斋论陶》云：“自余得三代古陶后，都中伯寅司寇，……近伯寅渐不收，山农归粤，念亭需次保阳，又将渐渐归余。”（陈介祺《簠斋论陶》第58页）陈介祺此函写于光绪七年。至于潘祖荫收藏兴趣骤减原因，可能是：其一，潘氏从咸同年间到光绪浸淫金石、古物三四十年，所获已多；其二，当时文物伪作者也多。

③《缘督庐日记钞》第29页。陈灿（1850-？），字昆山，贵州贵阳人。同治八年举人，光绪三年进士。由吏部文选司主事累官至甘肃布政使，宣统三年归里，著有《宦滇存稿》五卷，有云南图书馆藏本。但缪氏《日记》中没有任何与陈灿交往的记载，录以备考。

④《日记》癸巳年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607页。

⑤《南江札记》为邵晋涵所作。邵晋涵（1743-1796），字与桐，一字二云，号南江，浙江馀姚人，乾隆三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与修《四库全书》。著有《南江文钞》十二卷、《南江诗钞》四卷、《南江札记》四卷。

⑥见缪荃孙《章硕卿传》，《艺风堂漫存》卷二。

⑦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第一册《总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03-204页。

夫子大人函丈：近日书肆出一《袖珍方》，为黄再同^①购去，余未闻也。《刘平国摩崖》字迹漫漶，夫子有释文否？此请钧安。受业缪荃孙敬上。白折即呈。

按：函札当作于光绪五六年或稍后。函中提到的《刘平国摩崖石刻》，又名《汉代龟兹左将军治路颂》等，刊于永寿四年(158年)，在新疆天山南路赛里木城东北大山中，清光绪五年发现于赛里木东北二百里。其拓本颇受金石学家青睐，有诸多名家题跋^②，缪氏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著录为《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东乌累关城纪》^③。另吴昌绶与缪荃孙函札：“昨忽得《刘平国》、《沙南侯》，获《天监井阑》及《鄱阳王摩厓》诸拓，皆潘文勤物。《鄱阳》一种，有吾师精楷题释，曾记得否？”^④王懿荣与缪氏函札第五十一通提到此碑拓^⑤，杨洪升推测缪氏向王懿荣借观碑拓之事在光绪十三年(1887)^⑥。而当时《刘平国摩崖》打本有精本和劣本，精本字多，缪氏所得可能为“左文襄本”，“以前所得左文襄本，最初最劣，几同无字”^⑦，所以不满意，向潘祖荫、王懿荣等索取有释文的精拓本。再函中“近日书肆出一《袖珍方》，为黄再同购去。”参阅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，光绪乙酉年(1885)再次入京逛琉璃厂书肆，其中记载与黄再同逛书肆最详，但书单中没有关于《袖珍方》的著录，所以此事当发生在之前。另《日记》云：“(乙酉年六月)初四日至琉璃厂，遍游书肆，架上寂寥，其值倍蓰，与庚辰入都远矣。”^⑧知京师琉璃厂书肆光绪六年(1880)时书籍文物富足，叶昌炽、黄国瑾、缪荃孙等藏书家收获较丰，黄氏所得《袖珍方》大约在此时。函中《袖珍方》疑为明刊本李恒撰《袖珍方大全》。

①再同即黄国瑾(1849-1891)，字再同，贵州贵筑人，黄彭年子。光绪二年进士。黄再同与缪氏为同年进士，同入馆阁。他们同嗜金石书籍，交往较密，情感笃挚。缪氏《黄再同同年手札跋》云：“而讲目录、金石、书画并零星骨董，惟再同与荃孙有同嗜，厂肆、庙摊遇，则相视而笑。有所得，互考订亦互嘲诮，过从最密。迨至荃孙居忧南旋，再入京师，而再同移居内城，踪迹遂少疏矣……”(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卷八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574册，第277页)。

②缪荃孙之师张之洞有光绪七年二月释文，苑书义等主编《张之洞全集》第12册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0397-10399页。

③缪荃孙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卷一，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刊本。

④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第893页。

⑤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第137页。

⑥杨洪升：《缪荃孙与王懿荣六札考释》，《文献》2006年第3期。

⑦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37页。

⑧《日记》第170页。

九

《北盟汇编》四十二册呈上,志局书也。俟肆雅书到再发还。此上夫子大人函丈。荃孙谨启。

按:函札当写于光绪七年前后。《北盟汇编》为“志局书”,当为纂修《顺天府志》藏书。考《光绪顺天府志》光绪三年开始创议纂修,五年设局,而光绪七年缪荃孙之父始抄此书^①。

《北盟汇编》即《三朝北盟汇编》,宋代徐梦莘编,共二百五十卷,汇辑从宋徽宗政和七年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共四十多年间宋、金和战的史料。缪氏在《日记》中有四处提及,如《日记》云“(一八八九年九月)二十一日甲子,雨竟日。整理书籍,送《三朝北盟汇编》于书楼”;“(一八九五年)七月朔,己亥,晴。……读《北盟汇编》毕。”^②

“肆雅书”当为当时琉璃厂“肆雅堂”所售书。关于琉璃厂书肆可参阅缪荃孙《琉璃厂书肆后记》^③。王懿荣与缪氏书札第59通亦云:“山东书来,肆雅举而有之,吾师曾阅之否?”^④

十

承赐朱定,敬谢。《茗柯文》全录子居点定,颇便观览。此请夫子大人钧安。

按:据《嘉业堂藏书记》,《茗柯文》为张惠言手写稿,“间附王滨麓、恽子居、王梅生评语,硃笔为王惕甫所点定”^⑤,缪氏所云当即此书。据缪氏《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》(上海大成印务局壬申九月版)和《中国丛书综录》“式训堂丛书”条目,《茗柯文》刻竣于光绪辛巳年,那么函札当作于此前。

此处所云《茗柯文》为恽敬点定之文,现今馆藏明清文献均未及见,因而此说弥足珍视。缪氏留心张惠言诗文,其著述中记载亦夥,如《年谱》同治十一年云:“是年为章硕卿刻《皋闻词选》、《绝妙好词笺》”。

十一

夫子大人函丈:廉生晤谈,蜀中尚无信至,《古本考》钞竣,尚未校毕,

①缪荃孙之子缪子彬云:“昔光绪辛巳,先大父就养京师,以抄书为日课……至七十九岁犹完《三朝北盟汇编》一部”,见《北京大学图书馆稿本丛书》第12册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374页。

②《日记》第181页、762页。

③缪荃孙《琉璃厂书肆后记》,《艺风堂文漫存》卷三,第438-446页。

④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第139页。

⑤缪荃孙、吴昌绶《嘉业堂藏书记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1122页。

迟数日即呈。钞直百十四千并闻。此复,敬请钧安。受业荃孙谨上。

按:此函当作于光绪八年。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^①著录沈涛《说文古本考》十四卷,并云“未有刻本”,系年为光绪戊寅(1878年),知光绪四年沈涛此抄本已经传阅。潘祖荫《说文古本考序》称:“此书(即《古本说文考》)从缪小山太史钞得刻之,刻成而余奉讳归里。兹乃发篋印行,为识数语。”^②此序作于光绪十年,那么缪氏抄竣当在此前。另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1997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所展示潘祖荫与缪氏三函,其中一函云:“尚未答谢为罪,《古本考》钞直若干?望示及,以便措缴。蜀中有信否?……”前请其“觅钞”,此则询问“钞直”,并且均提到蜀中书信,与此事吻合。称呼缪氏“筱珊馆丈”、“筱珊馆丈大人”,当为缪氏在国史馆任职期间,再考缪氏生平,他光绪八年任国史馆协修,九年任纂修。

十二

夫子大人函丈:蜀中尚未有信来,《说文古本考》校亦未毕,此复。敬请钧安,荃孙上。

按:与前函时间承接,当作于光绪八年。缪氏抄完《说文古本考》后再专事校勘。另笺纸亦有“岁次壬午,张懿造象。光绪八年听邠”字样。

十三

夫子大人函丈:《古本考》二册呈上,合之前四册共六册均缴,原书六册已为黄再同同年取回,如需再校,恳函询再同索取,莼客^③处亦知会矣。此启,敬请钧安。受业缪荃孙谨启。

按:此函当写于光绪八九年。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所录黄国瑾信札第八封有“《说文古本考》当遵校一卷,乞即付去人”^④说的当即此事。

笺纸印有“大唐善业,泥压得真,如妙色身”字样。

^①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,上海书店,2000年,第172页。

^②沈涛《说文古本考》卷首,清光绪十三年吴县潘氏滂喜斋刊本。

^③莼客即李慈铭。李慈铭(1830—1894),原名模,字式侯,后改名慈铭,字爱伯,号莼客。晚年自号越缦老人、莼老等,浙江会稽人。同治九年中举,五应礼部试,光绪六年始成进士。著有《越缦堂日记》、《越缦堂读书记》等著述,今人整理有《越缦堂诗文集》。缪氏在京师与李慈铭交往较为频繁,如《年谱》光绪十一年:“冬与李莼客、沈子培、子封、施均甫补华、朱桂卿福铎联消暑会,唱酬无虚日。”

^④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版,第85页。

十四

南卿先生^①著作未见,并不知何名?芷汀^②处有稿本,不识付梓与否?金陵局书目觅得即呈上。闻近刻舆地书未毕也。夫子大人函丈。荃孙上言。

按:函中“南卿先生著作”即《缪武烈公遗集》,有光绪七年缪梓之子家刻本^③。因推知此函当作于光绪七年之后。笺纸亦有“岁次辛巳唐永隆二年法乐法灯作□两法师塔铭。后二十辛巳光绪七年听邠摹印”字样。缪梓另有《武烈公遗墨》稿本,不分卷,现藏浙江省图书馆。关于缪梓著作,缪荃孙诗文集和《日记》、《年谱》中均付阙如,缪荃孙《旧德集》亦未收录,当是缪氏未获见。徐世昌《晚晴簃诗汇》选其诗三首^④,当是据刻本所选录。

十五

夫子大人函丈:彦侍^⑤在粤,罢于公事,金石书籍之兴会均索然矣。友朋中无一解事者,缘合肥新政,节礼干脯均裁,而彦侍之脩金亦减。昔年旧雨散若晨星,孰能搜访?今年新学使庶可望乎?此请钧安,荃孙启。

按:此函当作于光绪八年(1882)或稍后。因“彦侍在粤,罢于公事”当指姚觐元被劾罢官事,《清史稿》卷四百三十八云:“光绪八年,(阎敬铭)起户部尚书,甫视事,以广东布政使姚觐元、荆宜施道董俊汉贿结前任司员散法,咸劾罢之。”

“合肥新政”指李鸿章洋务运动,洋务运动在同治、光绪年间风行一时,这里所说“节礼干脯均裁”、“脩金亦减”,指当时政治、经济上的改革。

①“南卿先生”即缪梓(1807-1860),字南卿,江苏溧阳人,道光举人。历官浙江知县、知府,署盐运使兼按察使。咸丰二年(1852)办理漕粮海运增援上海,创议疏浚刘河海口以通漕。咸丰十年,守杭州抗击太平军,城破而死。追封骑都尉世职,谥武烈,生平事迹见《清史稿》卷三九五。

②“芷汀”疑即邹文沅,字侔丰,芷汀,清监生,江苏常熟人。光绪十七年前在世,好收藏,曾任浙江慈溪、象山知县。生平履历见光绪二十年修《慈溪县志》。顾廷龙主编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270册“冯全琮”履历部分有其名讳,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,第397页。

③据郭毅生、史式所编《太平天国大辞典》第993页,《缪武烈公遗集》六卷,为缪梓之子光绪七年刻印。

④徐世昌辑《晚晴簃诗汇》,第5707、5708页。

⑤彦侍即姚觐元(1823-),字裕万,号彦侍,又号彦士,浙江归安(今湖州)人,姚文田孙。清道光二十三年(1843)举人,由部郎官至四川川东道、广东布政使。工书法,喜治印,嗜金石。著有《集韵校正会编》、《急就篇校勘记》、《金石苑目》、《大垒山房诗文集》等。《年谱》光绪四年戊寅云:“客姚彦侍道署,彦侍集资贳行”。

十六

夫子大人函丈：受业病及帀月，幸而获痊。考试竟不获与，殊负栽培雅意。赋命穷薄，亦可想见。友人寄来正定^①石墨十余种，呈阅，蜀中则无信也。此请钧安，受业缪荃孙上言。

按：此函当写于光绪八年。《年谱》光绪八年壬午云：“（荃孙）供职京师。四月大病几死，傅懋垣药之得生。考差未能与”，再据《潘祖荫年谱》，是年四月“派阅考差卷”^②，与这里所说之事相吻合。

十七

夫子大人函丈：顷奉手谕，渥荷关垂，感激无似。受业素不能书，近日加以著急，愈行拙陋无比，再写数日即行呈鉴。外间金石旧画皆寂然无闻也，此请钧安。受业缪荃孙谨启。

按：此函当作于光绪八年或稍后。笺纸有“唐开业寺碑。开耀二年岁次壬午”、“后二十壬午摹于云自在龕”篆文字样和“云自在龕”篆文印章，“后二十年壬午”为光绪八年。

十八

夫子大人函丈：土坝拓本乞赐一分并乞加印章为盼。蜀中仅寄丛书来，又与前目不甚对。未交受业，□□宝森知情也。在宝华堂每部四金，如需，即往取上。此请钧安，荃孙。

按：此函当作于光绪八年前后。据《吴愉庭致赵惠甫书》“昨奉手书并大著《太室坝考》……此器出土有四，王廉生庶常得其一，郑庵尚书得其三。……已寓书郑庵，劝其肖绘图形，函授梓人，以裨来学”^③。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卷三云：“（光绪癸未年十二月廿八）郑庵丈所藏古坝三，……以拓本见示，为作一跋”。笺纸又有“光绪壬午”字样，故缪氏此函写于光绪八年前后。所谓“乞加印章”是增重拓本之意，《云自在龕随笔》录有“吴潘祖荫审定金石书籍印记”、“滂喜斋”、“郑堂”等潘氏印鉴^④。

这里“宝森”当为“宝森堂”，与前面函札云“肆雅堂”及本函中“宝华堂”均系琉璃厂书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

①正定见第一通函札释读和注释。

②潘祖年《潘祖荫年谱》光绪八年，台湾文海出版社，1966年。

③陈介祺《簠斋论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61页。另吴清卿致簠斋书亦云：“伯寅司寇得古坝，阳识不讹，如有所见，幸为留一二。”（该书67页）

④缪荃孙《云自在龕随笔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79-180页。